

血染满门，是阴谋，是偶然？
断情崖边，是权宜，是结局？
十年相伴，三度分离，
是否真的此生无缘？
落落浮生，陌生男女，
何处觅那一往深情？



YIPENGWU
QINGYINUO
猫音 著
MAOTIN WORKS

忆 情一诺

风舞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忆风舞 情一诺

YIFENGWU
QINGYINLUO
猫音 著
MAOYIN WORKS

下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TONGJ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忆风舞,情一诺:全2册/猫音著. — 青岛:青
岛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436-9671-6

I. ①忆… II. ①猫…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6007号

书 名 忆风舞,情一诺

作 者 猫 音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晓艳 E-mail: qdpublxy@126.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伊艳蝶 袁 贞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6

字 数 463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9671-6

定 价 55.00元(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第二十一章 温柔的陷阱



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声将床上的人儿闹得睁开了眼。绝舞睁开眼，透过帐幔看到外面已大亮的天色，伸了几个懒腰便裹着衣服下了床。

昨日她到屋里后又匆匆出了门，只是看到摆设一如从前，今日在这大亮的天里仔细瞧过一遍，才发现屋里虽然摆设未变，却比曾经美了很多——绣帐如霞，软榻也很是精致。

穿戴整齐推开门，还未踏出房门，她便蓦地僵在原处。

杜玉菲尾随圣忆风从斜对面的房间里缓缓走了出来。他的视线从绝舞身上一掠而过，杜玉菲在他身后柔柔地拽住他的袖口。他回身，杜玉菲抬手抚平他微皱的领口，他伸手拍拍她的脸颊，拉起杜玉菲的手向园子外走去。

她站在原地许久，自认已调整好情绪后，这才回身关上门走了出去。

独孤翊诧异地看着绝舞，“你要与我联手？”

“是的。”绝舞回视独孤翊，眼神没有闪躲，“他这样的人不配当太子，更不配当一国之君。”

独孤翊笑着揉揉她的脑袋，“我明白你是在为绝姒抱不平。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说什么联手不联手？你既然想扳倒他，我自然与你一条战线。”

绝舞看似感激地走过去依偎在他怀里，“这些年我算是看清了很多事情，到头来，只有你与姐姐是真心待我的。”

独孤翊有些受宠若惊，抬手抱住她，“你明白就好。”

他与司空霄见过面之后，一直在想：若是司空霄与圣忆风联手，那么他的性命定

是岌岌可危。他本想着若是能拉拢舞儿心甘情愿与他一条战线，那么圣忆风肯定会有顾忌，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

“嗯！”

“要扳倒司空霄，眼下正好有个机会。”

她从他怀里抬起脑袋，眨巴眨巴眼睛，“什么机会？”

“他今夜会在江上会见欧鸿雁，这就是绝佳的机会。一旦被我们捉到现行，就是玉皇大帝也保不了他！”

绝舞愕然道：“这个欧鸿雁是什么人物？”

独孤翊笑着看了她一眼，走到窗前，慢慢道：“这个欧鸿雁既不是朝廷命官，也不是江湖上能叫得出名号的人物，但他却是近五十年来唯一一个造反过后还能活着的人。五年前，欧鸿雁不知从哪里集结了百来号人谋反，计划缜密，步步为营，最后刺客甚至已经到了皇帝寝宫……”

绝舞急忙问：“那后来呢？”

“谁料，皇帝那晚身子不适，传了自己最好的神医朋友来。那位朋友一踏入皇帝寝宫便闻到寝宫内香炉的香味有异，急忙点了皇帝的穴道，自己也很快采取措施避开毒气，这才救了皇帝一命。”

“那位给香炉放毒香的刺客自然没能逃出来。只不过，自那以后，欧鸿雁这个人也销声匿迹了。最近，有传言说欧鸿雁又在离都附近出现。我也得到消息，今夜司空霄极有可能会在江面的一艘船里秘密会见欧鸿雁。”

绝舞舒展开眉头，拍手叫好，“如果我们抓到他与欧鸿雁密谋，那么皇帝也不会饶了他！可是，有人见过欧鸿雁吗？万一到时候我们抓到了人，司空霄打死也不承认那人就是欧鸿雁呢？”

独孤翊神秘一笑，“当年见过欧鸿雁的可不仅仅是太子一人。”

“你也见过？”

“我见过。这证据自然不算什么，皇帝也有可能会怀疑我为夺太子之位故意陷害司空霄。但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曾经见过欧鸿雁。”

语毕，独孤翊顿了顿，有些为难地看着绝舞，“只是……”

“只是什么？”绝舞好奇地望着独孤翊，想起那晚听到的独孤翊和司空霄的对话，心下大概也猜出了独孤翊想要说什么。

独孤翊似乎难以启齿，在绝舞的不断追问下，这才道：“司空霄看到日教大不如前，已经放弃了拉拢日教，如今、如今找上了……迦隐。”

绝舞转过身去，背对独孤翊，沉默地倒了一杯茶，“司空霄曾经不是还陷害过他吗？”

独孤翊知道绝舞说的“他”自然是圣忆风。如今她既不叫他“师父”，也不愿提及那个人的名字，独孤翊心中有些窃喜。

“这世上哪有永远的敌人和永远的朋友？只要有利用价值，敌人一样可以成为朋友。”

绝舞回眸，微偏螭首，乌黑的眸子直直望进独孤翊眼底，“你是怕我到时候因为他在场而乱了立场？”

“毕竟，你曾经与他生活过十年，叫了他十年的师父。”

她紧紧抿着唇，生气地转过头去，厉声道：“你别忘了，也是他害得我家破人亡！”

绝舞满含恨意眼神与声音让独孤翊微微一震。他疾步走过来，扳过她的肩膀，看到她因发怒而涨红的脸颊，自责道：“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不该提这个，别生气了。”

她生气不看他。

他搂着她轻轻拍哄起来，“我以后不提了，别生气了阿……那你今晚，与我去吗？”独孤翊没办法，只能转移她的注意力。

她吸吸鼻子，“嗯！”

独孤翊又哄了半天，说了几个笑话，她这才抿着唇笑出来，“你怎么这么逗呢！”

“那还生气吗？”

“不气了。”她摇摇头，又问他：“你住客栈还习惯吗？要不，一会儿跟我回尘家庄吧，我让无影大哥给你安置间房。”

“不了，反正过两日我们就离开了。”

她拉住他的大手，晃了晃，抬眸可怜巴巴地望着他，“我们再留几日好不好？好不容易来一次，离都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还有很多好吃的，下次再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独孤翊定定地望着她娇憨的模样，有些失神。

她从未在他面前这样撒过娇，他竟不知她撒起娇来这般让人无法抗拒，心底不能控制地想要满足她所有的要求。他想，如果她这般要求他不再与圣忆风作对，他恐怕都能答应她，当然，前提是她像现在这样留在他身边。

“好吧，就答应……”

独孤翊的话刚说到一半，突然之间，砰、砰、砰几声巨响响起，紧接着，轰隆隆的声响四处炸开，脚下楼宇震动，天摇地晃，一连串的哭喊声和呛鼻的烟灰漫天袭来，沙石飞扬。

“舞儿！”脚下一阵晃动，独孤翊急忙抱起舞儿，点足借力而起，迅速地在二楼

倒塌之前飞身到客栈正中央的园子里。四周围绕的客栈房屋顷刻间毁于一旦，女人、小孩的尖叫声，客人们四处逃窜的声音不绝于耳，原本热闹非凡的客栈眨眼之间变得一片狼藉与紊乱。

绝舞震惊地看着眼前逃窜、飞奔的客人们，有些回不过神，刚才还在二层有说有笑，转眼间客栈就成了废墟。

她拽着衣角，有些迟缓地环视四周。忽然，一道身影从眼前疾速闪过，她还未思考，脚步已跟着追了出去。

“舞儿！”

她顾不上身后独孤翊不舍的声音，只是想确认刚刚看到的人究竟是不是她曾经见过的那个人。

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她还是将人跟丢在街角。

“舞儿！”独孤翊追上来拽住她，“你跑什么？”

绝舞蹙眉望着人头攒动的人群，“没什么。”

“你刚刚看到了什么？”

绝舞垂眸望着地面，却不经意间看到地上的一枚指环。她捡起来端详半天，确定自己一定见过这枚指环。

独孤翊从绝舞手中拿过那银色的指环，看到指环内侧雕刻的字迹，蹙眉道：“这是迦隐的东西。”

这么说来，自己见过指环也不足为奇了。绝舞夺回指环，淡淡道：“可能是我看错人了。”

独孤翊见她神情无异地离开，犹豫片刻，还是叫住了几步之外的她，“你没有看错人，这个指环迦隐内只有圣忆风的影子护卫颜琦有。以前圣忆风常常在外，很少停留在迦隐，所以迦隐内部一直有着‘见此指环如见少主本人’的规矩。”

见绝舞止住了脚步，独孤翊继续道：“你就不觉得颜琦出现在客栈很奇怪吗？”

“你想说什么？”

“眼下，迦隐的眼中钉除了严曦就是我，严曦人不在离都，那么他们只有可能是来找我。”

绝舞讽刺地扯起唇角，回过身望着独孤翊时，却睁大了眸子，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你是说，迦隐故意派人想要杀掉你？”

独孤翊不答，后又冷冷道：“我只是没想到，圣忆风竟然罔顾客栈那么多人的性命，只为不动声色地除掉我。更可恶的是，他今早明明看到你与我一起出尘家庄的，他是知道你与我在一起的，竟也不顾你……”

绝舞握紧手中指环，走过去握紧独孤翊的手，脸色宛如寒霜，“没关系，我不怕。我们一起，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的。”

除掉圣忆风这样的话从绝舞的口中说出，独孤翊不能说不震撼，毕竟，她曾经那样深深地爱过圣忆风，并且在几日前的武林大会上还在圣忆风面前失态。

这一刻，他只觉得，女人一旦恨起来，还真是有毁天灭地之势。

司空霄方踏进船舱，还未来得及与欧鸿雁客套，就听到翅膀扑闪的声音，紧接着，一封飞鸽传书落在他手里。他展开信笺，原本意气风发的脸上顿时蒙上一层复杂。

还是……走漏了风声。

是继续留在这里等待一战，还是离开？

司空霄转首望着窗外，在月光的照射下，能隐约看到波光粼粼的江面，以及很远处灯火通明的江边。

“走漏了风声？”欧鸿雁看着司空霄的表情便知道定是有问题。

“来人！”司空霄陡然转身朝甲板上喝道。

甲板上的阿离听到声音赶来的时候，一眼就看到船舱内两人脸上凝重的神色，“主子。”

“江上可有什么动静？”

阿离不解，“并没有。周边的船属下近几日都仔细观察过，都是一些经常泊在江面的船，今晚并没有行踪诡异的人出现。”

司空霄将刚收到的字条递给阿离，神情严肃地道：“这是你办的好事！我说过今晚必须万无一失，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阿离看过之后显然也很震惊，立即道：“此次是属下办事不力，事后愿负全责。但是现在劝主子还是先离开，再晚，恐怕就来不及了。”

欧鸿雁突然嗤笑一声，“你家主子可是当今太子，还怕其他人不成？更何况，这周边都是我的人，谅谁胆子再大也不敢闯进来。”

阿离却不理会欧鸿雁，低垂着眸子对司空霄道：“主子若信得过属下，请立即离开，此处不宜久留。若是被独孤翊抓到把柄，就很难翻身了。”

司空霄明白阿离所指，便不再多言，回身对欧鸿雁道：“下次见面我让人再通知你。”

欧鸿雁却突然挡在门前，“太子也知道，我们见一面并不容易，否则也不会拖这么久。今天你若是就这样走了，谁知道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不如……”

欧鸿雁话还未说完，轰隆一声巨响彻云霄，船外水柱喷涌，脚下的船舱像是经

受着大风大浪般，猛烈地晃动起来。

待舱内三人飞离出去站在最近的一只船上环视四周时，才发现四周的船已面目全非，一片狼藉。

司空霄与阿离对视一眼，正欲离开，却听到远处一道声音传了过来，“太子殿下，这大晚上的与曾经的反贼窝在这船舱里，是在看星星、看月亮吗？”

然后是一道笑得咯咯开怀的女声传来，“从没见过太子殿下，这初次见面就这样狼狈，真是不好意思咧。”

司空霄望去，发现对面那艘船的甲板上两道身影，周围逐渐响起了打斗声。他没料到独孤翊还带了这么多人手来。

欧鸿雁看情势不妙，转身就要逃走，却在转身的瞬间被早在他身后不远处的鱼辰擒住。

这场戏绝舞正看得高兴，却见司空霄的唇角忽然浮出一抹诡异的笑。她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便看见一艘巨大的乌木船缓缓而来，船身沉稳地划开江水，浪花撞得江面哗哗作响。

那艘船的船舱里，熟悉的身影迎风而立，肩后的长发及衣袂在风中飘飞。距离这样远，她还是能闻到他周身散发出的淡淡馨香。

司空霄冷冷一笑，“想要送命，还是立即离开？你们自己选择。”

见绝舞站在原地出神，独孤翊拉住她的手，俯身在她耳边道：“你去对付圣忆风，司空霄我来，他的功力我领教过，不过是三脚猫的功夫。待解决了司空霄，我去帮你。”

独孤翊转过绝舞的肩膀，将一颗丸状物塞进她手里，“你只需拖住圣忆风便行，不要硬碰，最后实在无法拖住就将这个砸在甲板上，趁机离开。明白吗？”

绝舞垂眸看着手中圆圆的丸子，点点头。独孤翊说得有道理，今晚他们的只是抓到司空霄与欧鸿雁，至于师父……不过，这对于她来说也算是个能与他说说话的机会。

脑袋里有些混乱，待反应过来时，她发觉自己已经站在了圣忆风的面前。

她根本没有想到要说什么才能拖住他，当高轩叶的声音灌入耳中的时候，她才恍然发觉自己已身处船舱内近半盏茶的时间。

高轩叶笑道：“绝舞姑娘，你不是有话说的吗？”

“我……”她有些惊慌地朝软榻上的人望去，只见他灿如黑玉的眼流光隐隐，清冷而深邃，就那么定定地望着她。

忽而，他笑了，单手撑着下颌，斜倚在软榻上，“她不过是想要拖住我而已，哪

里有什么话说。”

师父知道？

那他为什么静静地坐在这里，罔顾船外发生的事？

“为什么帮司空霄？”

“那应该帮谁？你未来的夫君？”

她瞬间惨白了脸，“他不是……”

“呵，不是吗？那晚我听到你答应了。”

师父果然听到了……

“不是那个样子的，我是为了……”

“我不在乎你是为了什么。”他悠悠站起身，长长的紫袍拂过船舱内柔软的地毯，“只要你不再出现在我面前便好。我说过，再见面恐怕就是敌人了。你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考验我的耐性。”

他在她身旁停住脚步，俯身，勾起她圆润的下颌，望进她的眼里，“对待叛徒，我从来不手软。看在十年的情谊上，今天是最后一次给你机会。如果还有下次，不要怪我狠心。”

她蓦地瘫软在地上，低低呢喃：“不是这样子的……”

“轩叶，送人！”

就是这样？她不想走，她想在他身边多留一些时间，无论是以什么样的理由。

她抹去眼角的泪水，撑着身子站起来，“司空霄不适合当太子，更不适合做一国之主。听说迦隐一直都是支持八皇子的，为什么要帮司空霄？”

她期待的声音没有响起，她看着他走出船舱却无力挽留。

反是高轩叶在她身后笑道：“少主并没有帮司空霄，否则方才也不会任姑娘用这样蹩脚的理由留在船舱里。”

“那今晚师父为什么来？”

也许绝舞并未发觉自己方才说了“师父”二字，但高轩叶却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眼底闪过一抹笑意，“姑娘只要知道不是为了司空霄便好。天色已晚，在下送姑娘上岸吧。”

她回眸看看舱门，不见任何人影，失望地点点头，“嗯。”

不出绝舞所料，皇帝得知此事后失望至极，并最终在各位大臣的建议下以谋反之罪将司空霄打入大牢。司空霄算是彻底垮台，这终是了了她一桩心事。

独孤翊大概是怕绝姒在蜀地听到风声一个人难过也无人诉苦，便将绝姒接到了离

都，陪绝舞住在尘家庄。

绝姒到尘家庄已近一天的时间，吃不下，也喝不下。绝舞没有办法，便去厨房让厨子做了绝姒最爱吃的淡粥。

端着餐盘迈入园子的时候，曾经熟悉的画面顿时浮现在眼前——三年前，刚离开师父的时候，她也是闷在屋里，既不吃，也不喝。姐姐天天亲自下厨做她爱吃的东西，再亲手端进屋里，有时会与她聊上几句，有时就只是单纯地坐在屋里陪着她，两人都都不做声。

“姐姐。”她叫了一声，脚步在门前停住。

绝姒侧身坐在窗前，烛光从她的一侧照过去，美丽的面庞显得尤为妩媚，睫毛长而卷翘。她低垂着眉眼，整个人文静得像是一朵无声绽放的花朵，却又在眼角眉梢渲染了几分哀色，并不深，淡淡的，恰到好处。

她抿了抿唇，勾起一抹笑，走了进去，“姐姐，尝尝这碗粥，可是我亲手熬的。我不轻易下厨的，你可得卖给我个面子。”

绝姒知道她是想让自己吃些东西，这丫头哪里会熬什么粥？她也不拆穿，拉着她一起坐下，“我吃些就是了。”

银匙在碗里细细搅动，两人又静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夜色渐浓，风吹开了一扇窗子，夜晚的凉气随风卷了进来，桌面上的一张纸飘到地上。

绝舞伸手关上窗，又起身去捡飘落在地上的纸，那白纸上的黑字让绝舞红了眼——梳洗罢，独倚望江楼。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肠断白蘋洲。

“你，还等着他回心转意？”绝舞心底不是不惊讶的。她以为姐姐早就放下了，如今心情不好也只是因为还留有一些情感，毕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可万万没想到，姐姐心里还一直期盼着司空霄能回心转意。

绝姒急忙走过去抢过绝舞手里的纸，将桌上的几页纸也一同揉起来扔在了地上，“没有！”

绝姒的反驳让绝舞更加痛心，呼吸都因这两个字紧了起来，仿佛有只无形的手抓住了她的心脏。只是三年她都熬不住，姐姐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才能熬至今日？

她走过去搂住绝姒的手臂，将脑袋枕在她的肩膀上，“姐姐……你怪我吗？是我让独孤翊与我一起扳倒太子的，我受不了他那样对你、那样利用你！他不值得你这样牺牲！”如果他对你有哪怕一丝的感情，就不会让人给你下毒！

“我不怪你，怎么会怪你呢……而且就算你没有求翊哥哥，他最终也要扳倒太子的，我一直都知道。”绝姒的声音淡淡的，与她眼角的哀色一样。

在听到司空霄被打入大牢时，绝姒震惊地发现自己心底其实还是念着他的，被绝舞这样问，她眼底有迷茫之色一闪而过，“我应该是高兴的，可却高兴不起来。”

绝舞的目光落到床上的软枕头上，她伸手将枕头抱过来放在怀里，低声道：“我明白的。”

理智告诉自己应该去恨这个人并且忘了他，情感上却无法控制，这个人会不断地钻进脑海、心脏，无时无刻不搅进自己的生活，然后自己便会感到纠结、挣扎与彷徨，越是挣扎，越是想念，越是想念，便越是忘不掉。

她太明白这个过程痛苦。

只是，司空霄不是个值得姐姐为之付出的人啊。

看到绝姒这样失神的模样，绝舞已经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要告诉绝姒独孤翊的真面目，既然太子已经扳倒，她也无需利用独孤翊，无需演戏了。

“听翊哥哥说，你答应成亲了？”绝姒转移话题，在谈及此事时，脸上终于浮现出笑意，“我本怕你心里有结，埋怨翊哥哥当时诬陷你师父，但其实想想，他也是为你好，不是吗？毕竟，你与你师父是不能在一起的。”

绝舞沉默起来，不知道再告诉姐姐独孤翊的事情会不会雪上加霜，姐姐一直是将独孤翊当作亲哥哥的。

“怎么了？”绝姒见绝舞不说话，脸色凝重，转而问，“你不会是反悔了？”

绝舞摇摇头，“我没有反悔。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嫁给他。”

绝姒浑身一震，蓦地站了起来，“你说什么？”

绝舞也跟着起身，看看绝姒，走过去将门窗都关了起来，确定园子里无人后，这才慢慢道：“你这些年这么敬重独孤翊，你知道他都做过什么？当年，焰门大火的背后主谋不仅仅是日教，那个我们一直以为是靠山的日教，独孤翊曾经告诉我是太子，但其实并不是。当年真正与日教联手、出力最大的是独孤翊的义父，也就是救你的那个人。”

绝姒的脸色霎时间惨白，她跌坐在床边，“你……是说，那些年我一直叫爹的人，其实是害我们家破人亡的凶手……”

“是。”

“至于独孤翊，他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打着帮我们寻找凶手的旗号，却不断地在替国师掩护，仅仅为了那根本就不属于他的名誉！”

“他在明知日教是我们一直寻找的仇人的情况下，还与日教联手。三年前，太子

派人捉拿师父、杜玉菲嫁祸杀人罪给师父，这些都是日教、太子与独孤翊联手做的，甚至那晚的刺客都是独孤翊的苦肉计！”

“姐姐，听过这些，你还敬他？！无论是司空霄，还是日教，都是我们的敌人，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与他们联手。三年前，他故意陷害师父。”绝舞冷冷一笑，“你说他是为我好！可你想想，一个正常的没有任何目的和诡计的人，怎么能做出这么缺德的事？！”

见绝姒露出非常悔恨的表情，绝舞走过去拉起她的手，“姐姐，我们要除掉的不只是日教，还有司空霄和独孤翊！”

“可司空霄已经被打入大牢了。”

绝舞盯着绝姒的眼睛，“我的意思是，血、债、血、偿。”

两人在屋内沉默许久。

“我、明白。”绝姒微微顿了一下，神情有些苦涩，“焰门几百条人命的仇、杀父母母之仇是一定要报的。至于司空霄，无论你要怎么做，我都不会怨你。”

“那就好。”她等的就是这句话，因为要除掉司空霄，她不想硬碰硬，如果姐姐最终能接受，那么由姐姐出面是最好的。

绝姒觉得闷得慌，拉着绝舞站起身，“在屋里闷了一天，陪我去转转吧。”

“好。”

两人推开门，万万没想到独孤翊就站在门外，脸色铁青。

绝舞先是一怔，随后反倒觉得轻松，她正头疼要怎么去与独孤翊对峙，让他听到也好，省了她一番口舌。

倒是绝姒有些不自在，突然知道这样的事情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面对独孤翊，只是眼神很复杂地看着他。

独孤翊皱着眉，并没有像她们预料的大怒，只是脸色很难看，“所以说，你从未想过要与我成亲？”

“没有。”绝舞回答得干脆。

绝姒看着独孤翊的表情，有些害怕地扯住绝舞的衣袖，低声道：“少说些。”此刻，绝姒还真怕独孤翊做出些什么来。

“我全心全意相信你，你竟然摆我一道。”独孤翊又开了口，声音略微有些低沉，腰间的剑在此刻看起来竟有种肃杀的剑气。

绝舞镇定地问：“你想杀我？”

独孤翊忽然大声笑起来，“绝舞，我在你眼里仅仅是这样的人？！我虽然做了不少欺骗你的事，可我从未想过伤害你！”

这句倒是实话。绝姒看着独孤翊，心底也有些难过。虽然独孤翊隐瞒了很多事，这些年却是真心将她当作妹妹，或许他是因为替国师赎罪，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她。若要说起独孤翊，其实也并非那样罪无可恕，没有功劳，还是有苦劳的。再说，当年害他们的又不是独孤翊。国师是独孤翊的义父，他作为晚辈去维护长辈的名誉又何尝不是情理之中的事？

短短的几句对话使绝姒心里千回百转，已没有了方才在屋内的愤怒。

“舞儿，我们冷静下来谈谈吧。”绝姒无论怎么想，都觉得不应该这样仇视独孤翊，更没有严重到像舞儿方才说的那样要他血债血偿，“你可以不嫁给翊哥哥，但不必要这样仇视他。”

绝姒的话让独孤翊周身的凌厉之气骤然消失，他看着绝舞，“你们先静静心，我稍后找你。”

独孤翊离开了，绝舞也没有陪着绝姒去散步，只是深深地看了绝姒一眼便离开了。

“你确定能与舞儿好好沟通吗？”绝姒的眉间隐着担忧，听独孤翊要再次去找舞儿，她有点担心，毕竟这七天里，独孤翊已经找了舞儿数次，哪次不是被骂得狗血淋头？虽然他们已经回到蜀地，舞儿也答应她暂时留在城主府，但并不代表舞儿愿意妥协。

“你在担心我？”独孤翊的眸光落在绝姒的眉尖，哂笑道，“不用担心。舞儿她也只是在气头上，她还能杀了我不成？你何时见过她随意杀人？对于之前的事，我真的很抱歉，谢谢你能体谅。毕竟，义父对我有养育之恩，我必须保全他的清誉……”

砰！

一股强大的气劲将门撞开。

绝舞立于门前，双眸冷冷地朝屋内一扫，朝独孤翊走去，“三年前我从师父手里救你一命，算是还了你替我受的那一剑，你我本就不再相欠。看在你那十年里对姐姐十分照顾的分上，我也不再计较你的欺骗与伪善。我今天就是来郑重告诉你，从今往后，我们再没有任何瓜葛。”

“舞儿！”绝姒想起她说过要去找圣忆风，此刻她又这样摊牌，分明就是要离开，心头一急，早已忘了自己和她的冷战，“你冷静下来想想！”

“我很冷静。”绝舞瞪着独孤翊，眼睛亮晶晶的，“你当初为了让我放弃回到师父身边，故意找人冒名顶替、诬陷师父，让我恨了师父三年！三年后，你又到处肆意宣布你我的婚事，如今让师父这般恨我。”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你听好，独孤翊，纵使师父恨我入骨，我心里也永远只有他一人，永远不会有你的位置，永远不会！”

独孤翊猛然站起，蓝眸汹涌深邃，克制住想掐住眼前的小女人脖子的冲动，“你想回到他身边？！你别忘了，当初焰门的内应是叶双涵，叶双涵如今跟尘无影可是如胶似漆。你怎么去面对你的无影大哥？怎么去面对作为无影至交的他？更何况，你是《凤凰舞》的传人，他是《玉骨玲珑》的传人，你们是注定不能在一起的！”

绝舞猛地将目光射向独孤翊，毫不隐藏讽刺之意，“我并不求那么多，我只是想陪在师父身边。你想太多了。”

独孤翊冰蓝的眸露出一道幽暗的光，“你若回到圣忆风身边，我会请旨带兵围剿迦隐。随便找一个罪名，还是比较容易的事。”

绝舞嗤笑，“迦隐岂是你想进就进得去的？”

她当初为了给杜玉菲绘制北城迦隐的迷阵图，曾经使计让冷沉香带着她走过一次那四个迷阵。四个迷阵其实只有一条路通往外面，而这条路须用轻功围绕周围四个阵按照规律踏出七七四十九步才可出去，若不小心踏错一步或用错力道，都会埋骨于阵中。

“你忘记了你曾替杜玉菲绘制过一张迦隐的地图吗？”

“那是北城，并非清山。”

独孤翊哈哈大笑起来，“你可真是单纯至极。北城和清山的四个阵，是完全一样的。”

绝舞心中大惊，却不动声色，“杜玉菲如今对师父死心塌地，你怎会得到那张地图？”

“很不幸，三年前与杜玉菲站在同一战线的人不是你师父，而是我。”独孤翊双手环胸，阴沉地望着她，“我手里有迦隐的布阵图和进出路线，只要圣忆风不毁阵，无论他这四个阵如何变化，我都能找到进出的路。”

绝舞还未开口，他又道：“这四个阵，幻影八卦、冷香烟欲、五行花树、鸳鸯迷梦，是百年前的迦隐的门主所布，其中机关无数，要破，很难，要毁，更难。我想，就算圣忆风本事再大，在短时间内也无法毁掉这四个阵。他若毁了，对我来说更是方便；不毁，我一样能进，只是要大费周章罢了。”

绝舞的脸色越来越差，“独孤翊，我没想到你竟是个小人！”

独孤翊凝视她气愤的小脸，她怒瞪着他的模样煞是可爱，他喜欢她生气的模样，“正人君子？若能得到你，即使名誉尽毁、前途断送，我都无怨。”

“你！”独孤翊这三年来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让她琢磨不透！原来，这才是

他的真面目！

简直就是地狱魔王！

绝舞气急，立刻抄起桌上的景泰蓝器皿往墙上掷，哐啷的声响在室内响起，器皿撞上墙壁，碎了一地。

独孤翊见怪不怪，无所谓地挑挑眉，在桌子前坐下，“屋里还有，你可以继续摔，我还供得起。”

环顾屋内，她发觉绝似不知何时已经退出去，怒气又燃了上来，姐姐总是向着独孤翊，却不顾她这个妹妹的感受！哐啷，桌上的所有器具让她一股脑拂到地上。独孤翊依旧安然地坐在那里。

她抽出腰间的凤玥剑，弯弯的剑身瞬间被她抛出手，飞速旋转着朝独孤翊刺去。哧啦——布料破碎的声音刺耳地响起。剑旋飞回手中，她挑衅地望着独孤翊。

这一剑终于惹怒了独孤翊，她竟然连剑都敢抛出来！

健壮的身躯瞬间压下。倏地，鸷猛的吻烙下来，封住她的怒气，带着震天动地的霸气，掠夺她的呼吸。

她猛烈地在他怀中挣扎，然他的怀抱像牢笼一样紧紧锁着她，再挣扎也只是徒劳。她狠狠地咬住他的唇。嘴里尝到血腥味，他不但没有放开她，反倒变本加厉地掠夺。

蓦地，肩头传来刺骨的疼痛，他一顿，却没有放开她。

她瞪着他，手下用力，剑又进了一寸，她能感觉到滚烫的血正从他的肩头汩汩流出，浸湿了她的手。她的手开始颤抖，而他却疯狂如初。

对于独孤翊，她第一次从心底感到恐惧。

她不再挣扎，而他也逐渐缓慢下来，放开了她。他的肩头还插着那柄剑，血流不止。

跳跃着火焰的蓝眸凝着她。他拔出肩头的剑，血瞬间涌出。他轻轻舔去唇角的血，脸上挂着邪魅的笑，“撒娇的你，我喜欢；耍脾气的你，我更喜欢。”

“住口，你给我住口！”她激烈反驳，退后数步，抵住墙，才勉强稳住自己发颤的身躯。

他上前，将她圈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手指拂过她因恐惧而轻颤的面颊，“不要离开我，否则你会看到尸横遍野的场面……”

绝舞看着他，不禁打了个冷战。

“微臣认为，太子之事还须再商议，这……”

“微臣也这样认为。”

“微臣也……”

沉稳的声音响起，不怒自威，“好了，你们先下去，立太子的事以后再说。”

“是。”

“独孤翊，你留下。”

“是。”

待几名大臣都已离去，年迈的皇帝轻叹一声：“坐。”

“是。”独孤翊恭敬地坐于一旁的木椅上，始终垂着头。

皇帝缓缓起身朝独孤翊走去，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坐下，“孩子，朕对不起你。你从小不在宫中长大，长大后，朕也不曾关心过你，你受苦了。”

独孤翊眸光微闪，“臣不觉得苦。”

“孩子，还在怪父皇？”皇帝拉起独孤翊的手，那双手已经苍老得满布皱纹，他们现在仿佛只是普通人家里拉家常的一对父子。

“臣不敢。”

“唉——”皇帝轻轻地松开独孤翊的手，起身走开，“怨吧，你该怨的。朕不但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还让你在三年前差一点因受人陷害而毁掉前程。朕当年不该怀疑你啊。”

独孤翊看着皇帝苍老的背影，“皇上当年对臣很宽容。”

老皇帝摇摇头，“若是霄儿也能如你这般让我省心就好了。”

“另立太子之事，还请皇上深思，毕竟，此事非同小可，若处理不当会引来朝廷动荡。”独孤翊敛眸，隐去眼底的眸光，“王丞相是太子身边的人，若真废了太子，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自己想得果然没错，皇帝不会轻易地真正罢黜太子，他将太子打入大牢不过是掩人耳目，怕落人口舌而已。

皇帝回首，看向垂着头的独孤翊，眼底闪过精明的光，“朕想立八皇子。”

“请皇上深思。”

“你似乎非常偏袒霄儿。”

“臣是为龙月国着想。”

“霄儿冲动好强，不是合适人选。”皇帝不松口，一句句逼问。

“八皇子虽聪颖过人，但还欠磨炼，且在朝中并无多少拥护之人，若立为太子，王丞相定会召集人马引起混乱，只会令八皇子陷入困境。”

皇帝审视着独孤翊，过了半晌，“哈哈，好！就依你言，再过些时日，朕便恢复霄儿的太子之位。”

“皇上英明。”